

融貫中西 書畫浪尖的弄潮兒

岑文濤



■「香島放懷二首」——不同字體傳遞不同的情感，岑文濤創造性地將多種字體融匯在同一幅作品中，融合所有元素，別開生面卻又和諧統一。
■草書聯「長洲水曲、大澳魚肥」——岑文濤的書法繪畫創作中處處可見對香港這片土地的熱愛。



■2010年廣州亞運會，岑文濤的兩幅作品懸掛在主會場借鑒大廳內。圖為草書作品《越王台感懷》。

大江文濤 香江之寶

1940年，岑文濤出生在廣東恩平大江鄉。他從小喜歡寫字，臨摹家裡前人留下的柳公權、顏真卿的字帖。小學時，他的字得到了美術老師的賞識，便開始教他國畫，臨摹芥子園的散頁。初中時他開始臨摹齊白石的作品。15歲時，他所畫的荷花得到世界兒童美術比賽的獎項，並在印度展出。

1960年，岑文濤正式拜廣州美術學院書法教授麥華三為師。隨後六年如一日，每天至少六小時，學習書法。1966年，他參加廣州市迎春書法展，寫了一對長達六米的對聯，毛澤東的詩句：「獨有英雄驅虎豹，敢叫日月換新天」。這幅氣勢磅礴巨聯展出後被廣州美術館收藏。

岑文濤回憶說，這件事堅定了他將書法和繪畫作為今後人生道路的決心。之後，他的書畫作品多次代表中國前往外國展覽，並且得到眾多國外書畫愛好者、政要的喜愛。

儘管如此，一直到90年代初，書畫才真正成為可以支撐自己和家人生活的事業。1991年，他在日本鄉村俱樂部舉辦「岑文濤東京行」畫展，48幅作品被一掃而光。回到香港，岑文濤在灣仔謝斐道開辦了自己的第一間畫廊。

「心書·心言·心源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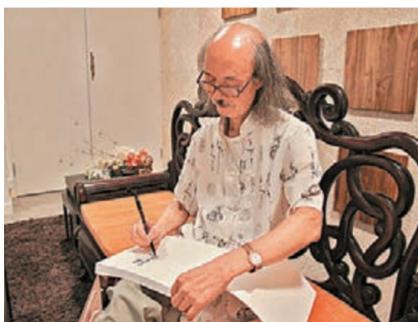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岑文濤只有在有激情、有衝動的時候，才會提筆寫字作畫。他從不制定計劃，認為這樣的作品才有生命力。他喜歡喝茶、喝酒、抽煙，也喜歡拉二胡，他認為各種藝術形式之間都有共通之處。「有時候，我會突然放下二胡去作畫，藝術的語言雖然講法不同，內在的聯繫卻緊密，音樂抑揚頓挫的節奏感同樣可以體現在書法當中，哪裡密不透風，哪裡疏能跑馬，各有韻味。」

岑文濤將自己的書畫哲學總結為三句話：「寫字，意在筆前，謂之心書；賦詩，情在句前，謂之心言；繪畫，境在圖前，謂之心源。」在他看來，不同的意象和字體傳達的是不同的感情，如紅荷熱情似火，白荷潔淨清高；隸書靜穆嚴謹，草書張揚飛舞，在下筆之前，首先映入腦海的是他想要傳遞的情感和訊息。

在兩個多小時的採訪時間裡，一襲白色唐裝的岑文濤，儘管頭髮已經斑白，雙眼裡閃爍的卻是青春的激情。點燃一枝煙，他會手舞足蹈地講起自己的經歷和作品。

他熱愛生活，通過自己的作品去擁抱這個世界，卻與這個世界繁華紛亂保持着距離，擁有一份難得的單純。74歲的他從不上網，使用的是一部已有十年歷史的諾基亞手機。但他涉獵廣泛，從弗洛伊德到老莊，他什麼書都看，一摞書放在床頭，每天睡前半小時的閱讀是從不間斷的功課。在採訪的最後，他還一時興起，現場一字不差背誦了岳飛的《小重山》，韋莊的《菩薩蠻》和李清照的《採桑子》三首詞作。他說：「心境決定情緒，我不覺得自己是老人，我喜歡背誦詩詞，這會激活我沉睡的細胞，所以我現在還覺得我是一個鬍子童子！」

■「大地和諧」組圖是今年「心言、心源」展覽展出的主要作品，由「晨曲」、「金風」、「朝霞」、「新綠」四部分組成，用水墨之間融匯西方油畫語言，獨樹一幟。



■不忘家鄉——採訪畢，岑文濤在畫冊簽下大江文濤四個字。多讀書，不要獨沽一味，要對詩詞、元曲，地方戲多接觸多愛好。厚積薄發，厚積者沉澱也，之後輕輕拿出來就夠了，夠本事才能拿得出手。」

岑文濤，著名詩書畫家、楹聯家、學者、教授，香港中國書畫會會長、中華書畫研究院院長。書法、畫作、寫詩、楹聯不僅是他自小的愛好，也是他畢生追求的事業。生長在嶺南，他的行筆用墨卻有北派粗獷大氣的風格；身處中西文化激蕩共融的香港，他的畫作兼具中西之長，在水墨之中，融入西方的繪畫語言，自成一派卻又同時得到兩種文化的認可。儘管已經作品無數、諸多榮譽加身，他卻依然在尋求新的演繹方法和創作手段。他說：「每天都是從零開始，知道自己的不足，才有前進的動力，人不能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，即使是今天，我依然覺得自己還是個小孩子，是行走在書畫浪尖的『弄潮兒』。」

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馳



師從李苦禪 人品與畫品並重

1976年，岑文濤

懷揣500元人民幣隻身從廣州北上京城拜李苦禪為師。談起那段頗為傳奇的經歷，他的眼中閃爍着崇敬與自豪。作為齊白石的大弟子，77歲的李苦禪本已經不再收新學生。岑文濤抱着李一定要收自己為徒的決心，帶去了自己臨摹齊白石和李苦禪的畫作，卻被李不置可否地放在一旁。

隨後岑文濤拿出了自己的書法作品，卻一舉得到李苦禪的賞識。他記得李對他說：「寫草書的人很多，寫到『斷如折竹』境界的你還是頭一個，寫字比畫畫更難，而你已經學會用筆用墨，我破例收你為徒。」

「第一節課，恩師拿了一隻裝滿清水的畫缸，讓我看水缸裡有什麼東西。我說，什麼都沒有。他讓我再看，我說有一缸清水。他讓我再看，我說我看到了我自己。恩師說，對了！如果你連自己都看不清，如何讓別人看清你。他告訴我畫畫要知道自己的風格和個性；別人看到你的作品就能了解你這個人。」

在北京的三個月，十二個下午，十二節課，奠定了岑文濤之後繪畫生涯的基石。而李苦禪除了告訴他如何用水、用筆、用墨，更告訴他畫畫要重視畫品，因此更要重視人品，人品畫品並重，畫才會有生命，「學畫畫要先學會做人」。

李苦禪最後送給他十八個字：「人品、畫品並重；氣象、意境和諧；筆墨、色彩相輝」。而這些，成為了他40年來一直奉行的人生座右銘。

東方筆墨講述西方繪畫語言

岑文濤認為，書畫這條路越走越長、越走越寬，而越走越能發現還有更多可以探索的空間，學到的東西越多，才越來越能發現自己的不足和潛力。

80年代，他秉承李苦禪的教導，水墨畫的造詣日益精進。90年代初，他為自己的作品引入西方的繪畫語言，「過去的國畫是一個平面，散點透視，而西洋畫是一點透視。在我的國畫中，有前景、中景和遠景，將西方的色彩和表現手法和國畫結合在一起。」

踏入新世紀，岑文濤又將自己的國畫作一些意象上的變形，實景不再那麼具象，給予看畫的人更多的想像空間，用水墨、毛筆和宣紙書寫油畫的語言，將西洋的效果納入中國的傳承。他坦言，香港中西文化交



■今年「心言、心源」展覽主題畫「嶄嶄歲月、紫氣東來」長4米，歷時一周完成，寓意香港由中國東南一隅的小漁村發展為今天享譽世界的東方之珠，紫荊花的風采由太平山下開遍全世界。

岑文濤：要走出中國 更要融入世界

近代以來，西方文化和藝術形式風靡全球，在中國也對傳統的藝術審美構成挑戰。在內地、香港書畫界，很多人都在思考未來中國書畫的道路應如何走下去。對此，岑文濤認為，中國藝術走向世界的模式很多，但最重要的在於傳承幾千年國粹的精華，同時結合其他文化的元素，融入世界。

「相對於『走向』世界，我更同意『融入』世界這個說法。我們要將中國的書畫變成世界的書畫，成為世界各個民族都能接受、欣賞的藝術形式，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。走出去，在世界各地開辦展覽只是第一步，我們還要引進來，讓更多外國的書畫愛好者來中國，學習中國書畫的精華，再以他們為媒介，將我們的藝術形式創新，傳播出去，影響、感染更多人。」

岑文濤認為，中華文化藝術無論是思想、形式上都是豐富立體的，體現的是中華民族勤勞、勇敢、拼搏、和諧、忍耐、大度等等美德。這一傳承幾千年的精髓不可以丟失，而要成為進一步探索創新的基石，既要有的脈脈，也要有傳承的美感。他笑言，這條路不會很難，但需要堅持，近代以來，徐悲鴻、林風眠、吳冠中等大家都在這條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，我們也要享受這個過程，結果一定會很美好。

對於肩負這一重任的年輕一代書畫家們，岑文濤認為綜合的文化修養非常重要。「30、40歲靠的是技巧，但是到60、70歲畫的是感覺，再後面畫的就是內心的沉澱。如果沉澱越厚實，對外面的事物感覺會不同。中國的書畫家，特別是年青一代一定要